

春秋胡氏傳纂疏十一冊元

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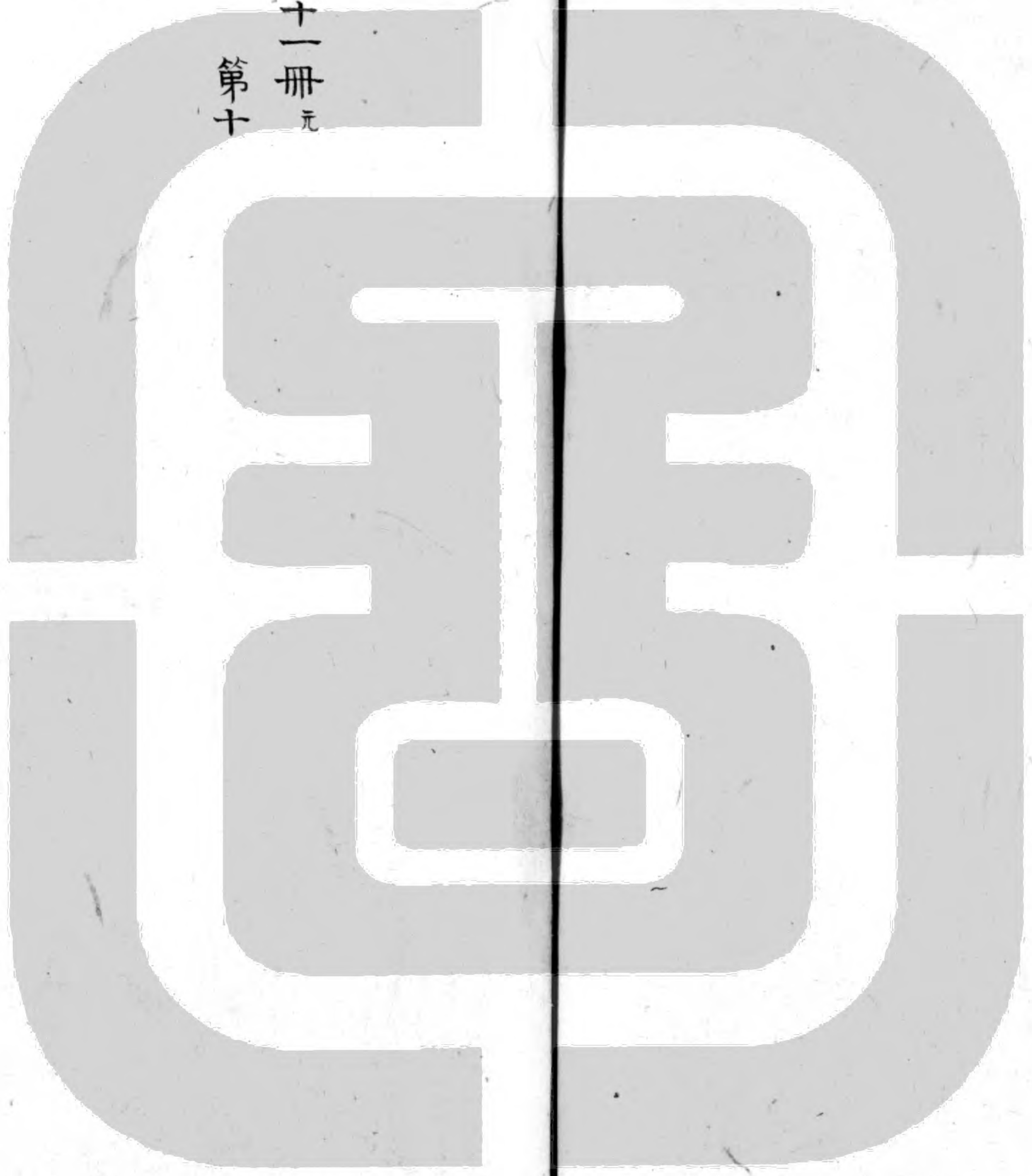
第十

卷三十一

三十五葉全

卷二十二

四十三葉全



春秋卷第二十一

胡氏傳

新安後學汪克寬附錄纂疏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妾定妙之子

元年

景二年周元成十三年曹成六年

景五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位

即位正位也通旨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則

先君者則得書即位

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

無所承者則得書即位

昭哀五公是也仲孫蔑會晉悼

驥采

華元衛甯殖曹成人莒人邾人滕成人

薛人圍宋彭城

宋彭城者歸實諸

石魚石之罪

李何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討

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

者仲尼親筆也史策以常文書弟曰圍彭

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之專邑叛君治

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城而無宋字聖人修春秋不與魚石

封守謹王度也成也叛人所以正疆域固

魚石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宋邑也

楚孔子繫之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宋邑也

得其地春秋不與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宋邑也

強者不得獨兼弱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宋邑也

之弱者將益之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宋邑也

孫氏曰崩殯出奔七年于外矣衛侯元卒而輒已立

為君於崩殯之納也必曰出子崩殯若曰是乃出子

也輒安得為君乎彭城已入於楚而宋邑魚石矣

受之於楚乎曰宋彭城已入於楚而宋邑魚石矣

與夷狄取中國之助子圍父也此彭城繫之宋不

君臣之倫夷夏之分咸具焉

悼討魚石而還之宋使之復王制之止書曰圍宋彭

美王制之舊書曰成鄭虎牢師既險以逼鄭使鄭人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成仲孫蔑會齊靈崔杼曹人

邾人杞桓人次于郕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

邾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及陳晉侯衛侯次于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楚大宰犯諫曰諸侯美如楚乞師

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

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郟此皆

放甫兩於義而行者也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

既禽五六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

不重勤諸侯而使韓厥以偏師伐之皆合於義者也

傳直恐書楚子辛壬公夫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偽

反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

伯論卒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

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

之不言救也自駟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

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

次于郟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齊拒伐楚

以于郟不欲速圍以備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

命之意也故文定傳曰伐而書次其次為善然左氏

謂韓厥前懼帥諸侯之師伐鄭以其郭又為以郟之

師侵楚皆與經不同故啖氏曰

時魯會不須告命知傳妄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呂留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釋憾於宋曹氏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

所必救也以其無

名加兵故書曰侵

位是為邾子宣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

使荀瑩來聘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

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

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曾不與預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

來朝禮也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及謂侯即位
小同朝之大國聘焉禮之大者也禮也謂侯即位
云王崩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今考邦子來朝
之時謂赴未至於諸侯猶之可也踰月之後安有赴
告未及者然歷秋暨冬晉之可也踰月之後安有赴
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按禮諸侯相見揖讓入
門不得終禮者六天子崩太廟火日諸侯相見揖讓入
雨霑服失容則廢春秋繼王崩而書朝聘朝者聘者
受之者皆滕定公薨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
有罪也
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見喪紀益廢民
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唐順宗實錄遺
三日小祥二十五日釋服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
大祥二十七日釋服
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天子崩邦子衛晉之
即位則邦子來朝晉衛來朝皆不臣也田氏曰襄公
復知有京師矣使春秋不作三綱五常之道與夷
禽獸奚擇焉田氏曰必朝于天子而童

子侯不朝者天子不與為禮也童子侯雖不朝而
天王之喪必奔者明臣子之於君父非有老少也喪
事尚質而無周旋之禮但君父非有老少也喪
不朝而亦不奔天子之喪期以四歲即位而小國來
朝大國來聘安
能以禮相接乎
庚靈王二年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景二十一鄭
元平五年魯景六趙春王正月葬簡王田氏曰五鄭
共二十吳壽夢十五春王正月葬簡王田氏曰五鄭
成師伐宋平左傳鄭師侵宋楚令也田氏曰楚以彭城
不賤人之而書師者非所以制於夷狄而為之伐中國
動眾耳襄陵計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夏五月庚
寅夫人姜氏薨田氏曰齊姜○六月庚辰鄭伯輪卒論
困反田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有于晉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夫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
言其誰矐我免寡人唯二子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
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愚按成公在位十四年
子髡頑嗣○晉悼師宋平師衛獻甯殖侵鄭田傳於
是為信公

盧龍縣城東吳之西陵陸抗曰西陵非吳有也

西陵即夷州蜀之漢樂昔洛陽築樂城於成固

固即漢中隋書以謂成都之喉隘今屬漢陽府成

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

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

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

傳豕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

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反滕君也夫狡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

交卯焉思啓封疆申公云云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

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

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廉之事耶

永嘉呂氏曰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非是衛杞不

能有之而齊桓城之亦不繫鄭者鄭人昔華即

諸侯城之張氏曰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人昔華即

夷黨楚以為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

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

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

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

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

陸抗曰西陵非吳有也

昔洛陽築樂城於成固

以謂成都之喉

隘今屬漢陽府成

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

可升也地

之所謹也

滕君也夫狡

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申公云云

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申公云云

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申公云云

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申公云云

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申公云云

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申公云云

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申公云云

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謂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長其君所
謂不知先立乎其人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長檮近晉
之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
長檮晉而盟者四國公有三焉晉襄首以陽處父盟公
君朝晉又安公盟于國都靈公亦與公盟于其國唯此年
明年特去國都而與公盟長檮有以見襄
靈之信而悼公之謙宜悼公之能復伯也公至自晉
晉不得入故以晉致如六月公會單子項晉侯悼宋
公平衛侯鄭伯莒子邾子宣齊靈世子光已未
同盟于雞澤單音善諸侯使十公告于齊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其不協請君臨之使勾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形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數烈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邾子頃公王卿士雞澤晉地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今濟州雞澤縣屬平路水名雞澤一屬廣平路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一則諸
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反其反覆腹而書同夫惡
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
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
洮他刀反于翟音秋泉音九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
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柰
何同病楚也朱子語襄公之出晉悼公
歲歲十七尹子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
同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
僑如會楚師在繁陽地而韓獻子懼故猶在繁陽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年丘之行楚
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棄疾立復扶又封陳蔡而中國恐昭十二盟

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

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

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

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

侯亦敢上與王臣要於妙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

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現音矣鄭服而此因城虎牢之故

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盟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

盟故特書日以間之晉悼公始台諸侯尊王

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公會單子

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齊王官於諸侯俾

下同於敵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得國故

於新城同盟之書也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故

會單頃公假王命以求諸侯也春秋於何陵先書伐

而繼書某日同盟平丘先書會而亦再書某日同盟

此則上書會而下書日以同盟皆不再卒諸侯所以

若王臣與盟而貶其瀆分之罪也葵丘之盟宰孔不

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謹分之美見矣况柯陵平丘

之盟書日皆繼事之辭也此盟非繼事特繫日於齊

世子光之下與新城之盟繫日於趙盾之下同

文以見系上下之分不可不書日以謹之也

陳侯成使表僑如會僑其驕反楚子辛為令尹使

成侯受命也高氏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要

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今

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

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諸侯在

自為盟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諸侯在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

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

與私盟是與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相

執國權曰表僑異之也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

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表僑也

表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表僑也

俱諸侯

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明後出陳者
喜得陳國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係君故因上地
諸侯既盟而表僑至無盟可也諸侯盟大夫又盟諸
侯始失政也至梁之盟曰大夫善而不復言諸侯之
夫則政在大夫矣列氏曰春秋喪善賤惡不失其
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君
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失其政奪於其臣不
亦宜乎爾音陳公久叛中國服役于楚其政奪於其臣不
後求盟于晉悼公亦增修德政而謂表僑曰諸侯之盟事
矣而吾子始來若刑牲載血要質鬼神是清之也且
吾子以帝王之禮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
侯之欲寡君之願也雖微盟約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
惟同心糾紛王愿也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
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表僑盟罪晉也陳氏曰以汲
夫盟表僑晉侯不欲表僑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
大夫盟於是始悼公為之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而
再要大夫專盟矣爾音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
之心又何必以盟誓結之哉表僑之盟不足固陳而
往啓大夫專權之端詳書及以表僑之盟不足固陳而

秋外王兵及外主盟會皆稱會惟諸侯之大夫故徐盟
表委盟宋稱及著大夫之專而有汲汲之意也晉悼維
濟王之役雖能仗安讓之義以服陳鄭而上盟單頃公以
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夫失有如此者故晉伯秋公至白
雖復盛於悼公而失政之禍亦由悼公也
會爾音公輸冬晉悼荀瑩帥師伐許荀瑩許靈
會於雞澤知武子帥師伐許荀瑩悼公荀瑩悼公之賢大
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德以保陳陳固
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荀瑩悼公荀瑩悼公之賢大
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靈王四年晉悼成九靈王成三十卒景二二十三
平七年秦景八楚共二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成公卒
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
侵陳成公成公在位三十年子弱嗣是為哀公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官哀公
之皇考也祭法曾祖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

名為諱周人以諱易名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不諱臨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法萬世如公薨不地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奔稱孫音遜文姜孫齊哀姜孫邾昭公孫齊之類所以放取根年取部其文也

莊公名同而書同盟七年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十六年

申十六年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哀四年宋人之類公

名啓方而書城啓陽成公名黑肱而書黑肱來奔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

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如漢明帝諱莊改前徽名通又有以

諱易人之姓者如漢明帝諱莊改前徽名通詩書則諱如如月

作常允恭克臨文則諱如一丘諱作一止嫌名則諱謙諱作遜

嫌名謂音聲相近如唐元皇帝名兩諱丙丁之丙憲宗名純諱溥朴之溥二名則偏諱如

太宗名世民諱世為代諱民為人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

忠思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夏叔孫豹如晉聘也高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月戊子夫人妙氏薨不殯于席无襯不虞匠慶謂季文

其各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如左氏所言則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十五年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卒下誤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葬陳成公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葬會其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葬故書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木請諱於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

而葬速高也曰死才二十三日尔襄陵詩氏曰傳載季
夫子之觀此葬速礼略也臨川吳氏曰信宣襄昭四妾母
君臣皆隆君之君之意而尊其母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強
甚矣魯道之衰也曰自也此葬定以喪公之母也定十
五年書葬定以不效者哀公之母也自喪至
哀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曰定其必有誤○冬公如晉
曰以寡君之密迹於仇讎而願固事君无失官命部无
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無小綢而為罪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高氏曰公無母喪復如
晉朝曰氏曰襄公之立至此然七歲尔勿弱○陳人圍
之君奔走道襄公之謂國君道長宜得已哉
頓信二五年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氏曰
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
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與而楚諫也
癸巳靈王五年晉悼公十一年靈王十四年獻九年景二
宋平八年景九年共八春公至自晉高氏曰公不朝上
二平八年景九年共八春公至自晉於廣也且公幼而頓

作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也○夏鄭伯使公子發來
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夏鄭伯使公子發來
聘曰鄭自雞澤之會如棄蠻夷來聘於中國諸侯得以
息兵修○叔孫豹卽世子巫如晉悼公傳穆叔觀部大
曰叔孫豹卽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公孫
相如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公孫
得受命於魯附庸不書及比之魯大夫則曰不勝言
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卽屬於魯為附庸故相與往
見於晉也諸侯死社稷正也天子命而私其國以卑其宗
卽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其國以卑其宗
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卽也
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識之陸氏曰卽列國也使其
出子同於我大夫魯與晉俱失正矣石氏曰不書及內
之也卽有國而私屬於人魯晉之私屬卽也皆不書及內
著也○王氏曰凡外相如不書書者必有謂也叔孫率
太子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然卽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
萬之比諸魯大夫而觀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
故參議之○高氏曰明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
之道而魯大夫之往為无益矣○魯諸侯之禮也然春秋時較
以皮帛繼子男而亞於大夫之列非禮也然春秋時較

強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夫之卿當小國之君故
鄙國微弱而其出子次於魯大夫也叔孫豹借郕出子
巫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于霸國也仲孫蔑衛孫林父
受命于晉以會吳而不言及是旅見于吳也旅見于晉
猶之可也旅見于吳甚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見于吳甚矣
○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
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
○善稻吳地
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
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
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
大邦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
因旱祭也
○高
楚共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
刑曰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
之中殺三卿曰共王敗於郟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八年
殺大夫為文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教
以律貪人又不能殺貪人以謝小國乃擁其罪人與兵
致討而陳恨弭篤方歸罪于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

累上 ○公會晉侯 宋公 陳侯 衛侯 鄭伯 曹

伯成 莒子 邾子 滕子 薛伯齊 世子光 吳人

鄆人于戚 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鄆

不可先也故吳序鄆上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 辭不會于請

聽諸侯之好 反呼報 晉人將為 于偽 之合諸侯使魯衛

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

會不為主也 者吳來會于戚 來會諸侯而不為主

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

人之情見 現音矣春秋之義明矣 石氏曰成九年為蒲

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
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

宿嗣是為武子季氏之強萌於僖

公大於成公歲於襄昭極於定哀
甲五年王六年僖四成十一哀二景二十平

九景十共二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也

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夏宋平華弱來奔自僖二

之喪此年卒子句嗣是為孝公夏宋平華弱來奔自僖二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
栝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栝於朝難以勝矣遂

逐之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秋葬杞桓公

○滕成子來朝朝公也○莒比黎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

之道也爾雅曰莒是繒甥立以為後非公羊亦云莒

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爾雅曰莒女嫁為

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或曰

无子欲立其外孫言滅者以異姓為後非兵滅

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

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并見國氏今

直罪莒舍音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

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趙人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

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與女弟說

春申君進於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

是為呂不韋獻邯音邯之姬於秦公子呂不韋

太子華陽夫人無子太子中男名楚質於趙不韋見

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姪

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夫人承間言於太子以為
適嗣不韋取邯姬絕美者与居知有身子楚見而
請之不韋伴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其事雖殊其
子楚立是為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
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
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音為世嗣昏亂紀度如

郭氏者晉書充傳子黎民孫孫卒無嗣父堯妻郭
姓為後之文槐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諡曰禮無異
素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諡曰荒請益
為後春日周書宮人城鄆按益法昏亂紀度曰荒請益
荒國而人自以為非城如鄆事者往住有之聖人特
於此垂訓焉苟以為實減鄆則是時晉悼主盟豈
有宮滅鄆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哉。國氏曰宮實豈
兵滅鄆立其子守之為附庸而其子又鄆外甥故公
穀但傳立鄆甥守祀故書曰滅而不究事實耳。國氏
曰左傳云宮人城鄆鄆特賂也非也五年秋穆叔以
屬鄆為不利使鄆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鄆人
是魯已絕鄆鄆無賦於魯矣尚何所恃而取滅耶
冬叔孫豹如邾宣公傳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公
是往聘脩平以。季孫宿如晉悼公傳季武子如晉見
無忘舊好也。季孫宿如晉悼公傳季武子如晉見
父為卿見大國。季孫宿如晉悼公傳季武子如晉見
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季孫宿如晉悼公傳季武子如晉見
討按前年會戚已令鄆聽命于會即明不私屬魯今鄆
自不開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不往

見霸○十有二月齊侯靈滅萊。二年齊侯伐萊萊
主耳。○十有二月齊侯靈滅萊。二年齊侯伐萊萊
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還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
圍萊甲黃堙之環城傳於萊六年三月王欲帥師及正
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奔棠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郟萊特謀也。公奔棠
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國氏曰萊姜姓子
爵國於東萊齊滅之然春秋之例滅同姓則名故備文
公滅邢經稱名以略之然春秋之例滅同姓則名故備文
萊居東夷事在所略耳張氏曰子產嘗對晉人侵小之
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然則晉蓋
吞滅之首宜其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
朱乙靈王七年晉悼公成十六年獻十一年蔡景二十六
年宋平十五年景壽夢二十年春鄆子來朝。國氏曰鄆少皞氏
共二十五年景壽夢二十年春鄆子來朝。國氏曰鄆少皞氏
後也前出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
非特以前出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
夷者反漸其○夏四月三十日郊不從乃免牲。國氏曰孟獻
習俗然也。○夏四月三十日郊不從乃免牲。國氏曰孟獻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魯夏
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夏

四月不時也三下禮也禮朱子亦云四下五下失禮然春秋四書下郊唯此年三下亦書之者蓋三下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下不從則過時不致致電違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也○小邾子穆來朝公傳亦始○城費費音秘
琅邪費縣費縣今沂州費縣西北有古費城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

隧音遂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

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息亮三君無衣於既

帛之妾無食如字又音嗣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如字又直龍反

器備見於禮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

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

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

月不違公羊定至於帥師墮許規費其越禮不度可

知矣然則書城費乃獲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

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音現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

世豈不殆哉此書城費而昭十二年書圍費定

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圍費十五年書城成郭而昭

之強特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

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

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

秋季孫宿如衛比書滕邾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

晉如衛著邦交之煩而○八月螽公為災故書

畏大慢小之情見矣○八月螽公為災故書

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卒重以見輕爾○冬十

月衛侯獻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左傳衛孫

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成二年傳

諸侯有聘無盟之禮也盟非禮也不繫於國以見遂事

之專其言及者公去之盟而不言公見大夫之仇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哀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悼宋公平陳侯哀衛侯獻曹伯成莒子黎邾子宣于鄆

鄭或作鄆于軌反曰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以著荆楚猾夏之強晉悼安攘之怠而陳侯棄夷即華
凡會同無陳矣鄭伯髡頑如會

侯丙戌卒于鄆僖公將會于鄆子駟相及鄆子駟使賊

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地獄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
也則不若去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
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殺梁傅未見諸侯其名也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

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
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
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

按鄭僖公三傳反林悉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

則曰以瘡反魚略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于偽中國諱也

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

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

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

為亂臣賊子之地而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

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

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

自見音現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

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齊舍以母無宋殤則以亟去

反戰疲民閔公連歲黷武戲慢齊襄則以行下孟同

鳥獸莊公肆意淫鄭夷則以侮慢大臣厚飲雕牆拒

直諫謀殺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許買不以禮訓陳平國

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其多

行無禮愛少黜長密州虐於國人奚齊則以嬖孽而

廢長立少楚顯多愛欲廢長立幼奚齊則以嬖孽而

國人不之君齊荼以嬖妾之子國人不之君衛君則以

而立非壽吳餘祭側界則以輕近刑人齊商人以

怨所而晉州蒲欲盡去起呂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宋

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

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

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國之大

而自之為夷狄之民其誅斥之典以中國之君而見

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

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

志也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也諸侯卒于

境內不地據吳子光卒于城父不地鄭鄭邑也其曰卒于

鄆見其弑而隱之也於其家也義不可外其君是以

雖卒不地也鄆何以獨書乎然則鄭伯之卒可知矣

以起其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

見弑

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齊陽生何以書卒曰

此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齊陽生何以書卒曰
夫君子小人也是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
之善類不幸而无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
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為
善之門也
或引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謂楚人為
書名義與過同實卒而非弑也今考過之死二傳皆
云巢人之射則鄭傷
變文實弑而非卒矣

陳侯

逃歸

陳人患楚度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
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
宗庸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以其去諸侯劫逃之也

穀梁子曰

逃義曰逃七逃者匹夫之事文三上

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

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

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

和睦八年鄭子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

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

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

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而亟討陳晉雖為陳用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

國故陳疾內為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為一國之君

而不能自立從夷狄則懼為中國所伐從中國則又

懼楚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

楚者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國則

書之所以辨內外而予齊晉也

春秋於諸侯之逃

申

七年八年晉悼公八年靈王十七魯成十三年哀公十四

宋

平十魯景二十二年共春王正月公如晉晉朝且聽

二

十六魯壽夢二十一年朝聘之數魯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于晉自宣

年

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非倍於諸侯事天子五

一魯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夏葬鄭僖公書葬為中國諱也○鄭簡人侵蔡景獲

蔡公子燮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

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非得寧矣楚平春秋惡其叛中國故子匡執人以示脫

○季孫宿會晉侯悼鄭伯簡齊靈人宋平人衛

獻人邾宣人于邢丘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

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朝聽命

故邢國河內平皋縣也邢自邢丘遷襄國又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所具使

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眾辭也朝聘之節

儉而有禮眾之所安也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臣

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

我其立政立事勸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

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

侯而使大夫聽命侯故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

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湎古聞梁之會悼公

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反旒音留

年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

季孫宿會見音魯之失正同也魯公在晉也晉侯不

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諸侯

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者春秋以內魯為文出

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魯自齊桓倡霸以來未嘗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北杏林人既四國之君首從霸耳程泉之盟晉雖死惟然魯若在會而晉侯不預猶未以霸主會大夫也悼公復霸而匡打同盟首以仲孫蔑齊崔杼而平其間繼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喬焉今而會邢丘且曰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為之也春秋人諸侯之微者大夫而不敗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解於諸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之者曰春秋之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也○齊氏曰左氏云大夫不書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當不書且書各何他國大夫會例

公至自晉

田氏曰公留晉半歲不與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

○莒黎人伐我東

鄆

鄆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以疆鄆田高氏曰鄆田屬於莒矣田氏曰見莒子之

強魯國之無威也○秋九月大雩

帥師伐鄭

簡子耳欲從楚子襄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

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无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无成鄙我足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君方明四軍无闕八鄉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逐糧食將必明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請從楚如信完守以老楚技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請從楚如信完守以老乃及楚平使作駢告于晉知武子使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夷佳

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韜王事重驚音句踐事

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問則大

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

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志四鄰

孝小邾子 齊靈世子光伐鄭 簡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 戲詩宜反 魯八年八月子駒從鄭伯朝于晉晉

子齊崔杼宋皇節從荀莖士內門于鄭門衛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驂人薛人從柰擊士

於諸侯曰備器備盛儀擢歸老幼居疾于栗師于邾令

鄭而與之戰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師以

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

許鄭成同盟于戲暴骨以逞不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

公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伯而

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之德音而

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利

要之使其屈神不獲故其裡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

夫婦辛若墊隘无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

唯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

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

盟宜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姓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

然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

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據鄭也

鄭之見伐於楚子駒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

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手又反以老楚杖直亮信以

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駒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

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兵器盛音餼音

乾食糧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使諸軍疾肆音青圍

鄭肆音過也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

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音瑩曰許之盟而還音

師以散也疲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

也楚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音骨以逞不

吾盟固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拔則楚疆矣乃
及楚平公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拔則楚疆矣乃
君自將侍強軋弱馮憑陵中國之稱也鄭則鄭與楚平不
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平不
靈王十年晉悼公成十五年陳獻公十四年魯哀公十四年
三景十四年共二春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
十八景壽夢二十三春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
伯成莒子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齊
靈卍子光會吳夢壽于相相莊加反
五年傳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昭而稱國杜氏曰吳
子在祖晉以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昭而稱國杜氏曰吳
漢彭城國博陽縣有祖水
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
往與之會已為過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
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爲會則楚弱而吳與去齊虜而得
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與去齊虜而得
腹心之疾庸愈乎
獨殊會吳者蓋吳以周之同姓僭號稱王諸侯宗之以
爲會春秋苟不以殊會而外之於中國則是代宗周爲

天下之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共主矣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
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
以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
女違女既勤君而兵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
守而及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
重任乎七日不克必死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親受矢石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傳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也
偃陽姓國今彭城傳陽縣張氏曰今徐州沛縣
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
盡矣甚之故曰而志之也陳氏曰以偃陽子歸不書有
偃陽子也偃陽子何譏焉
偃陽於偃陽子何譏焉
陽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相蓋謀滅偃
若會祖之後吳既會則悼公之會吳于相蓋謀滅偃
諸侯從夷狄之主城弱小之國也穀梁之言是矣齊桓

之霸滅譚滅遂降鄭迂陽晉文之霸執曹伯逐衛侯悼
公之霸滅偃陽皆功不換過此孟子所以謂五霸者三
王之罪也公至自會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
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會夷猶可因會夷而滅人之國其惡甚
矣故以楚共公子貞鄭簡公孫輒帥師伐宋平
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圍宋門于桐門晉氏曰以宋公
受偃陽故也鄭皆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罪
不容諒也陳氏曰凡專將言帥師是國自為帥也國自為帥自
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始自是雖圍滅亦並稱帥師矣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是雖圍滅亦並稱帥師矣國
晉氏曰春秋錄楚公子貞於鄭公孫輒之上所以懲鄭
也晉悼師伐秦左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
秦援秦人侵晉晉譏弗能報也荀瑩伐秦執其侵也高
氏曰晉方帥諸侯會吳滅偃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
虐用其民矣為晉計者莫若修文公之業求成於秦庶
因秦資楚此晉之失也家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
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秋莒黎人伐我東鄙左傳莒人問諸侯之有事也故
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
其無忌憚亦甚矣伯成莒子比邾子宣齊靈世子光滕子成薛伯杞伯孝
小邾子穆伐鄭簡三駕之一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
于牛首炎氏曰世子光在諸侯上見非禮王氏箋義世
子在諸侯之上孔子仍舊文書之者譏之也春秋不改所以
示後易言專以強弱事勢為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
先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
制既下王氏曰齊世子光以期會而長四君蓋伯主接諸
侯之術也國齊世子光以下唯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
而皆序小邾子之下唯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
云齊大夫光先至師明年兩伐鄭杜氏皆云為盟主所尊
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而揖其君者下其君
子之禮一等則侯國也世子宜於諸侯矣則齊光未誓於天

子而可序於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
齊大夫之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
世子而次於子爵是則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幣繼子
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
謂宮邦薛杞國弱而甲齊光國大而強故蔡周班而進
之也况自晉悼之伯宮邾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
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駮
公子發公子駮駮無大夫焉公羊傳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殺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按左氏鄭公子駮駮子當國攝君也發國子為司馬駮子為司空駮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洳反司氏堵丁古反
氏侯氏子師氏皆喪息浪反田故五族尉止司氏堵晉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蒲回

貳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王有政之
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却敵
國之兵勝千里之難乃旦者矣其公會夾谷一言而卻
師葉夷之兵免魯君於難其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侯乃還又其次如蘭相如從
捕王會秦王于渾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
能有加於趙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
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
伐之矣鄭三卿之禍其近是乎陳氏曰盜賤者也以
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其矣書盜自此始春
秋之季小臣圖柄臣甚者陪臣執國命矣張氏曰鄭
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駮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
諸大夫欲從晉矣駮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
國而駮試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駮請從楚以
任其咎故駮者從夷之人武君之賊也而發駮惟駮是從惡誦而

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
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故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及制士勤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晉師城梧
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至於陽陵楚師不進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
驕則可與戰矣乘驪曰逃楚晉之取也合諸侯以益恥
不如此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驕曰諸
侯既將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
我猶將退也荀罃曰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
鬻欲伐鄭師荀罃曰不可命而還也其師楚必救之戰
鄭何罪不致怨焉而還也其師楚必救之戰而北
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而還也其師楚必救之戰而北
鄙而歸楚人亦還也公羊傳是為不言諸侯之師還侵鄭
侯莫之有故反繫之鄭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乎
虎牢也主有故反繫之鄭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乎
以逼之耳故繫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
鄭以責諸侯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

侯也此伐鄭諸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

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

土利辛苦墊丁念隘猶委無所底音告子駟然後請

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也守故不繫於鄭

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

之者非欲斷短音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

之爾至是伐而復扶又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

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扶問地受諸天

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罪諸侯者

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

戍守罷敵中國恃力遲小豈霸王服人之道乎故反

繫之鄭以罪之也陳已服而悼公命諸侯戍之春

也鄭未服而悼公成虎年以逼之春秋書成鄭虎年
若其據地利以脅鄭而反使楚人得以竊愆患之名
也其故陳雖未為不善而後書陳侯逃歸則陳為無功
矣成虎年雖未為不善而下書楚救鄭則中國為有
罪矣故陳氏謂凡成不書惟聖人既以虎年還繫於
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
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
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鄭而戊虎年聖人
於其伐也書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其伐而不
與其成也今書楚公子之救者所以疾諸侯也
楚婁救鄭矣宣元年為賈二年開成九年子重十
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及公于申之類皆不書其志
在於爭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類皆不書其志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晉中國之疾伯也楚猶夏之
蠻夷也晉文公懷怨以攻衛過於侵暴則書楚人救
衛晉悼公據險以扼鄭肆其陵逼則書楚公子貞救
鄭皆所以備責霸者之不仁而見夷狄反有救患之
善也既而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

爭鄭又以著齊不謀夏之常理耳雖然前書晉悼救
陳而陳卒屬於楚此善楚救鄭而鄭遂服於晉得鄭
而棄陳悼公蓋感於諸大夫之言以為陳近於
楚是以計近功而虧大義急於此而緩於彼也

公至自伐鄭

靈王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共二十九年

子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

子則諸五父之衝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不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

臣不然不舍孟氏曰季氏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

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軍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

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者无公征不孟氏取其子弟之

弟以其父兄歸公不以三歸公而取其已孟氏取其子弟之
而及作也

正靈王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
子則諸五父之衝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不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

臣不然不舍孟氏曰季氏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

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軍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

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者无公征不孟氏取其子弟之

弟以其父兄歸公不以三歸公而取其已孟氏取其子弟之

而及作也

正靈王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

子則諸五父之衝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不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

臣不然不舍孟氏曰季氏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

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軍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

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者无公征不孟氏取其子弟之

弟以其父兄歸公不以三歸公而取其已孟氏取其子弟之

而及作也

正靈王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

子則諸五父之衝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不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

臣不然不舍孟氏曰季氏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

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軍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

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者无公征不孟氏取其子弟之

弟以其父兄歸公不以三歸公而取其已孟氏取其子弟之

而及作也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見周禮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明成王以

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

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繩證反說

者以為大國之賦也自又曰公徒三萬說

者以為大國之軍也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為軍大

卒成數也宋子曰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

七萬二千八人然用之是率國而行故其用三軍而

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

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率其中以成數言故曰三萬

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

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

卿更音帥以出卿更帥以征伐三事畢則將去声歸

於朝車復於甸反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

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

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

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清曰周

地方七百里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

魯本有三軍後以霸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減為二

軍今復增置中軍耳軍舊屬公有事則三卿更互帥

之今三家以公幼弱故分軍征各入已也通曰問王

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之封於魯得用郊禘之

禮設兩觀乘大路宜獨受二軍而巳哉是知自伯禽

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自文宣而已哉是知自伯禽

補其闕自以此年以前國之三軍皆屬於公有事則諸

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卿私乘必多於公車矣至二

季武子欲專主一軍故請於叔孫穆子欲重新整頓

作三軍申明約束一也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不足

軍之數二也三軍各主一軍專其役邑而公無與焉

三也故謂之作三軍乎公無與焉而不疑蓋公無與焉

四也生於帷幄之中不知君國子民之道吾晉悼公

矣曰是也魯自有三軍而謂作者變其法制亦先儒
為舍中軍所誤故以魯本二軍而有後古之說
費誓亦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
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
政隳壞而公室之兵不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
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魯公復古制
作三軍至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
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
廢也特以僖公而後出卿強盛既有三桓又有城孫
氏仲氏叔氏之類是以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
軍數廢闕及是三家欲奪公室之兵為己私爾聖人
以作三軍係之三家欲奪公室之意曰魯國雖失兵
權而聖王之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
者不皆之舊制而亦書作季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
知罪矣在 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郕又其後享范獻子
而公臣不能具三耦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
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 民不屬公

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音捨以見音現昭公失國定公無
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因跋扈之戒
梁又云諸侯一軍按國有大小軍制當異周禮小國
為一軍大國非一軍明矣

夏四月四卜不從乃不郊禮也

四卜之禮以著魯郊之禮也魯禮也
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
不郊則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
復宛牲矣○鄭簡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平公傳三月子
楚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
晉晉不吾疾之晉矣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

烈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伐鄭簡會子

蕭魚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

伯鄭子展出盟晉侯使叔駘告于諸侯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駘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

惺師備師備廣車軌車厚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

歌鐘二肆及其縛琴女樂二入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也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諸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

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肯晉者二

十四年杜氏日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諸侯會曰鄭服而

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

戈之患二十餘年故直而詳錄其會終曰言伐言

會者得鄭之辭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

比歲大合諸侯今始得之亦能有鄭論二十年此晉

悼之績也陳氏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

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

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曰以書公

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蓋美晉侯之功也亦猶楚屈

完來盟于召陵書法正同皆一經之特筆所以序二躡

之績然召陵則先書屈完來盟蕭魚不書鄭會者夷

狄之服義必明著其請盟之跡鄭之服晉雖不著鄭

會而書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不書鄭會謂

其不可信也侯經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

特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

焉納斥音候以望烽燧示謂檢行險阻伺候盜

賊禁侵掠遣叔駘叔駘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

扶又背音晉者二十四年昭四年會申至哉誠之能

感人也而下而下執血天下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公之志晉悼

霸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與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使入強從不若待之自誠而使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九年聽於

知音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三具而楚不能與

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後晉楚爭鄭晉人四以

諸侯伐鄭楚鞏救之晉用知瑩之謀未嘗與楚人戰

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鄭乃因與晉楚不能

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春秋善於諸侯非一日之績

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

積逼於楚之強而未始於會蕭魚之可矜者也然則

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小安是乃有貴乎

矣至其會也諸侯以息而論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

約信者出其義不言而論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

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言不以

盟誓為信示以救恤患恤亂同好惡獎王空而慮

人服矣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警其氣然以荆楚方強子囊

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快

而卒不能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

方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卒不失選官

不易方其卿議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

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君則臣忠上讓

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然則晉悼之

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夫怨地弄問晉悼公曰甚矣

第他力大段高當時乃公怨地弄問晉悼公曰甚矣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也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

則以不致也楚共人執鄭行人良霄

伐為美也楚共人執鄭行人良霄

能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

執以玉帛綏晉不言使人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不能懷君若

因救台而入遂者生事也因入者逆詞也大夫無
鄆是無君也遂者生事也因入者逆詞也大夫無
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反鳥故季孫宿之
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教不行故宿遂取鄆
以自益其邑昭氏曰或曰古者命將去得專制閭外
不受命而入鄆專也唐傳上古王者遣將也曰闡以內寡人制
之事闡馬傳上王者遣將也曰闡以內寡人制
將軍所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十九
得事制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十九
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曰此為于為境外言之也台在
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
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
矣昭氏曰宿始繼其父即美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
西邑以自廣其心非為國也昭氏曰春秋書遂事者十
九而內大夫遂事有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

君命而以二事出者也公于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
及齊侯宋公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
專繼事者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
事雖有害而意猶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事雖
有利而意則絕乎私矣於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
之類是也昭氏曰公羊云邑不言圍伐而言圍者
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
者不相亂而猶云云不亦惑乎穀梁云取邑不書圍
安足書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以辭爾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且拜師齊侯使且拜師晉悼服前年伐

善持勝矣○秋七月吳子乘卒吳子乘卒

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義曹若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若義嗣也誰敢好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无失節周

立之棄其室而耕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无失節周
宣公八年錄楚子旅卒者其其暴盛而諸侯交接
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亦以其暴盛且明諸侯通
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昭氏曰不書葬者葬大惡
重賤之也昭氏曰壽夢立二十五年子過嗣是為諸樊○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也晉大夫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 ○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拜士勳之辱也 ○晉侯一使人來

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禮也聘即須自往

靈王十有三年景三十三 春公至自晉成十八

夏取郟郟音詩 ○冬城

勞于庸庸音詩 ○冬城

之也今論年而返不可不致之

故城其坪也魯乘亂滅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楚共子昭也

防防者畏齊也 有裕則知取郟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靈王十有四年景三十四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

會晉悼 士匄齊靈 人宋平 人衛獻 人鄭簡 公孫蠆曹成

人莒比 人邾宣 人滕成 人薛杞 人杞孝 人小邾穆 人會吳

諸于向蠆丑萬反 作蠆後同向舒亮反

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二覆以待我

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于

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使所吏反 其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以卿行則

不得不書矣

禮記曰魯使二卿會晉故叔

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也宿與老二卿會晉以卿為介晉為盟主亦列之於

會於例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合書也魯人以其

並列於會故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

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

禮記曰魯書二卿志非度也

家氏曰大夫未有一卿俱會者志二卿之不當並

行也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

體宜為得哉

禮記曰吳來在會諸侯之大夫往會之

亦相激而然爾重言會與會鍾離同

昭定不會進吳謀楚也鄭既服但使大夫會焉自是歷

十二年叔孫婁如晉曰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姑鄉

而回大夫也今晉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於會晉

魯俱失禮矣且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

齊靈人宋平人衛獻北宮括鄭簡公孫董曹成人莒黎

人邾宣人滕成人薛人杞孝人小邾穆人伐秦景晉秦

禮記曰魯使二卿會晉故叔

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也宿與老二卿會晉以卿為介晉為盟主亦列之於

會於例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合書也魯人以其

並列於會故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

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

禮記曰魯書二卿志非度也

家氏曰大夫未有一卿俱會者志二卿之不當並

茂有晉侯待於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傳在十六年○趙氏曰左氏云齊宋大夫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書於伐秦攝也按經意以事之邪正為褒貶不為其小小幹率情也文○已未衛侯出奔齊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昨不召而射鴟於園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之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刺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遂誦之刺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非先必死并幣於戚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驕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野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公及竟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定姜曰有罪若何告无舍大臣而与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茂之二罪也余以中樞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公使厚成叔牛于衛厚孫歸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羊請以出或抚其內或管其外能无歸乎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魚馮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見二年夫所謂諸

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

若晉之乘繩證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

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

舊史之文也仲尼作春秋皆刪大義不與

赴告者皆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

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眾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

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補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

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或曰臣出其君

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率王綱正人君擅

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
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晉師
云故衛衍反若旦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
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
之臣而以自奔為名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
書逐君之賊也皆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
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若林父者矣鄭厲萬惠猶以
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
抑強臣而存大義也則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則
已立矣而衍不名何耶則以公孫為貴卿交於諸侯
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
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則篡國而衍不名其不
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鄭稱侯稱子者
讓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家氏曰
春秋自林父出奔歸甯至入滅以叛林父之名氏十

見於經其書不削皆所以著其專國逐君之罪也
考二十五年人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
合失國書名之例蓋衍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則之
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別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類正此

營人侵我東鄙報入鄭高氏曰營自滅鄙之

執蓋有康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庸浦之役故子囊

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毀以吳為不能而

之獲楚公子宜穀楚既不○冬季孫宿會晉悼士

勾宋平華閱衛孫林父鄭簡公孫董莒比黎人邾宣人

于戚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不如因而定之

會于戚謀定衛也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非勝也

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高氏曰諸國書明皆林父之倚也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深悲其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專罪其君情可見家氏曰晉悼公用師于鄭衛衛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為也悼公之德衰矣魯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魯昭之際大夫夫于賊臣之私邑而定遂君之賊此晉之強家所為悼公末年怠於政事感於其臣而不之省也傳曰十六年

靈王十有五年晉悼公十五年晉靈二十四晉獻十四

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向舒亮反戌音恤使向戌

氏曰報一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鄭氏曰劉魯地襄陵詩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對崇向戌故公弱甚矣愚按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不繫國者向戌遂寧之專不言公見其位也聘而遂盟已為非禮况以

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盟于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擢此霸主謙遜以懷望國而弗諸侯待鄰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劉夏逆王靈后于齊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十五年春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劉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秋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梁傳過我故志之也官師劉夏也天子非官師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曾氏曰夫婦有義而後王后天下之母王后天下

劉夏士也中士下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常山劉歆然則何使卿往逆公

監工衛之禮也官師從單善音靖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

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不親迎

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不親迎

上卿逆而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公監之也二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逆王后者唯二非

春秋則書也禮則書也禮則書也禮則書也禮則書也

其逆其歸女無違於禮書逆故不書歸劉夏以士逆后而

禮然後歸書夫魯桓八年乃拒王之十六年魯襄十五年

因祭公之來劉夏之過我而書以示制不制聖人

夏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自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定衛而不敢至成焉齊固而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

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謹成郭見圍救

故書公救成至遇常山氏曰武備不謹成郭見圍救

惠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魯也家氏曰魯本非弱國自季氏專政務豐殖其私門

城費矣又取公室之丘甸卒乘自歸其私於魯君拱

手於上邦宮交侵齊亦婁伐警之百金之家猶足自立

而盜起於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

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昔至湯見唐二十六年季孫宿叔

孫豹帥師城成郭

壞而城也張氏曰先事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繡戶孔子曰能治

其國家誰敢侮之周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

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與役之眾故

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墜也郭蓋外城中

郭則凡言城其者非獨郭也

之速大夫曰悼公卒政

克魯晉高氏曰邾貳於晉以與齊黨於宮故來伐

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交伐

其國不競甚矣無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也分於三桓故也

霸功臣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宣

盟是已

自是則晉

靈王十有六年晉平公愷元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葬晉悼公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平公宋公平公衛侯殤伯鄭伯簡

曹伯成莒子黎邾子宣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于湫梁

湫古閭反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

下會于湫梁命歸侵田高厚曰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

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

位遂成父志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

內軼縣東南至溫入河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

侯入夷儀南也二君皆林衛侯也湫梁在今懷孟路

孟州溫縣高厚逃歸不戊寅大夫盟晉侯與諸侯

書蓋未講會禮而先逃戊寅大夫盟晉侯與諸侯

舞曰歌使諸大夫盟高厚之詩不類前偃怒且曰諸侯有

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之詩不類前偃怒且曰諸侯有

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

庭

言乎信在大夫編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編刺天下之

大夫君若贅流然湫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

會而曰大夫明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

夫大夫不臣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

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此間无異事即上諸侯大

夫可知傳自曹以下大夫不書卒小邾以包之何氏曰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莒子

邾子

薛伯

伯

小邾子

于湫梁

雞澤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何氏曰

夫諸侯失政而何耶... 實受諸侯之命也... 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 夫諸侯失政而何耶... 實受諸侯之命也... 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 夫諸侯失政而何耶... 實受諸侯之命也... 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

晉人執莒子... 邾子... 宣... 以歸... 執邾子... 宣公莒黎比公且曰

通齊楚之使... 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何以不得為伯討晉人... 不可討也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 諸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 非正也故你晉... 齊侯靈伐我北部... 齊師五至于魯矣...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 荀偃衛甯

○秋齊侯伐我北部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部圍

防桃區作桃高厚上公无齊字齊人以其未得志

陽關逆城孫至于旅松邱叔紇城疇城賈帥甲三百宵

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城堅出烟之國而數年

地并縣東南有桃區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

以圍吾二邑其恃眾暴寡如此齊魯出烟之國而數年

之閒見伐不已齊○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卑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

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无罪賊曰

卑比私有不討於吳遂幽其妻曰昇余而大璧宋公間之

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乱宋因之政必逐之華臣

懼遂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部

也○冬邾人伐我南部

乘齊之圍報執之仇也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

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與師此祝柯之會所

以復執也○魯公孫無赤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弱而強固

伐其南魯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弱而強固

也○冬邾人伐我南部

也○冬邾人伐我南部

也○冬邾人伐我南部

也○冬邾人伐我南部

也○冬邾人伐我南部

也○冬邾人伐我南部

也○冬邾人伐我南部

也○冬邾人伐我南部

也○冬邾人伐我南部

○秋齊侯

伐我北部

圍桃齊

高厚帥師

伐我北部

圍

桃齊

高厚帥師

伐我北部

圍

桃齊

高厚帥師

伐我北部

圍

桃齊

高厚帥師

伐我北部

圍

桃齊

高厚帥師

伐我北部

圍

桃齊

高厚帥師

伐我北部

圍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冬邾人伐我南部

曰天之无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
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祗先王禘致薦于
廟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意林高氏曰春秋書白狄於是焉止白狄之來与介
葛盧同恩後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以訓于王蓋夷
狄豈可以禮義相接哉中國因其來而自新所謂以禮
義外之可也若漢光武之謝絕西域則所謂以禮
義外之可也

夏晉 平人執衛殤行人石買
曹故也 曰因其為使執之故稱行人
石買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哉曹之為惡矣而
未之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
伯之義莫如正孫前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
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若是乎
張氏曰 行
人非所執也舍大而治小又不歸于京師故不得為伯討
○秋齊靈師伐我北鄙
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
平衛侯 殤鄭伯 簡曹伯 莒子 黎比 邾子 宣滕子 成薛

伯杞伯 孝小邾子 穆同圍齊
齊侯伐我北鄙晉侯

係王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
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
之荀捷有功无作神羞十月會于魯濟尋泲梁之言同
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擊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
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皆請以車千
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
乘自其無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
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作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
以旃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
師夜遁十一月丁卯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
魯衛請攻險荀偃士均以中軍克京莒絳栾盈以下
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
周伐邕邕門之蒺藜門于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
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南郭劉
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闕齊侯將走郵棠大子與郭
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
主不可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懼焉且社稷之
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
有大夫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與諸侯同

矣經子傳書同圍
見諸侯之惡齊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

齊環背音佩盟棄好呼郭陵虐神主謂數伐魯幾民也

肆其暴橫去声數反色角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

矣薛氏曰晉悼之會齊侯傲然自肆非也子則其卿

防今夏大卒未始不身親之也襄陵許氏曰四年之

中六伐鄆而四圍邑又縱糾宮以助其虐諸侯之陵

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諸侯所共惡烏路反疾故同心而圍之也薛氏曰齊

諸侯同心俱圍之陸氏曰齊背盟主數伐小國諸侯

同心圍之故特曰同圍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

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同

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

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音現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

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在

反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薛氏曰齊

家薛氏曰或謂鞏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

今晉平為魯伐齊而春秋不與之何耶曰事有似同而

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鞏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

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伐齊則齊靈皆盟

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

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薛氏曰于鞏以四

國及戰而不書伐則與晉可知會于魯齊同圍齊而

矣經子傳書同圍
見諸侯之惡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勝初誤反成公也在位二十三年子

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書葬以刺王政之不行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也劉氏曰穀梁云閱之也非也是亦記

有之○楚康公于午帥師伐鄭簡左傳鄭大夫將叛晉而起去諸

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告子而忘先君之

穀主社稷而不出師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告子而忘先君之

業矣大夫圖之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利社

稷也不可收師而退子庚治兵於汾於子知子驕伯有子張

從鄭伯伐齊子不取會楚師楚師西守二子於子知子驕伯有子張

入保子伯孔伐不取會楚師楚師西守二子於子知子驕伯有子張

棘遂涉穎次于梅然為子馮鄭公于格率說師而反子疾

靡獻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齊氏曰於公于午之伐間鄭

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

迄無成功驥武而已矣

武公八年十有九年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簡十

盟于祝柯柯景二景二十三趙康六吳諸樊七春王正月諸侯

侯也况柯縣今屬濟南郡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

地譜齊禹城縣齊邑

平人執邾子

人君以劫其地此其非伯討柰何邦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

其地故釋之執若取地不釋之也王命而皆出於大夫何以

服人地故釋之執若取地不釋之也王命而皆出於大夫何以

當罪非正也公至自伐齊傳見前李氏集傳會書圍而

曲直則伐為善。劉氏曰公羊云未圍齊非也春秋記

事之書而非記意之書若實未嘗圍齊何得書之乎穀

梁云何為以伐致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穀

矣君取地邾事也明取邾田自鄆水郭氏傳遂反又音

矣又書取邾田自鄆水郭氏傳遂反又音

二武公八年十有九年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簡十

盟于祝柯柯景二景二十三趙康六吳諸樊七春王正月諸侯

侯也况柯縣今屬濟南郡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

地譜齊禹城縣齊邑

平人執邾子

人君以劫其地此其非伯討柰何邦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

其地故釋之執若取地不釋之也王命而皆出於大夫何以

服人地故釋之執若取地不釋之也王命而皆出於大夫何以

當罪非正也公至自伐齊傳見前李氏集傳會書圍而

曲直則伐為善。劉氏曰公羊云未圍齊非也春秋記

事之書而非記意之書若實未嘗圍齊何得書之乎穀

梁云何為以伐致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穀

矣君取地邾事也明取邾田自鄆水郭氏傳遂反又音

矣又書取邾田自鄆水郭氏傳遂反又音

此而不士句乃還師或曰穀君不尸小事臣一專大名
為士句者宜墀音善惟而歸命乎介於墀張惟反命于
介介歸告君君命則非矣墀氏曰夫將在軍君命有
乃還不敢專也可則安用將矣使士句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
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矣猶欲墀帷而歸命乎介則
非古者命將禮不從中御外不從中覆音腹反也見專制境外之
意禮不從中御外禮不從中御外禮不從中御外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而
况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善之也春秋分明明如只是晉士句
是與他王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皆宿帥師或
冒喪伐人者眾矣而士句奉命出征既至齊地間喪
而還善矣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不當往而往也
公救成至遇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當往而不往也

士句侵齊聞喪乃還不當往而不往也觀此數者而
行師進退之義可見矣公羊云大夫以君
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
書至穀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穀梁云君
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
讓矣士句者宜墀帷而歸命于介按不伐喪常禮也
更待君命是詐諂小善非人臣忠之道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此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齊莊

殺其大夫高厚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无子其姪

戎子嬰仲子生牙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
子曰不可發常不祥問諸侯難光之也列於諸侯矣
今无故而發之是專然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
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繼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
夙沙衛奔高唐以叛崔杼殺高厚於濼藍而兼其室
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比
以與澶淵之盟也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

殺之柄亦在公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
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而誅牙餘黨
慶自是專權而射股之禍兆於此矣
○鄭簡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
言十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起呂反諸大夫故楚人伐
鄭至于純門而返去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
乃討西宮之難乃旦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
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
西不能正以王法律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
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
情定罪之意殺之而分其室則鄭无政矣

十三年傳外曰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與謀其
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故雖殺有罪亦書其官
嘉召楚人伐其國則是背叛之臣國人之所惡使
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則當如殺良霄之
例稱人以殺而利其官矣

冬莖齊靈公齊魯仍世昏姻之國前雖有城

西郭西郭東西惟齊也魯西郭何氏曰掘都城錄道

不敢保足見魯之弱而齊之強矣魯西郭何氏曰掘都城錄道

城可矣知矣○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大隧故穆叔會范宣

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胎敢不承命

晉魯會黃縣今屬大台路滑州高氏曰魯猶播齊故

專相為會故詳錄之○城武城不懼乃城武城杜氏曰

武城縣曾於是時苟能信任仁賢脩明政事高唐州

而弗去則時制以韓鄰國之堅甲利兵不長於強
齊今乃君弱臣情安於不競內則疲民於亟城之勞外
則勞惠於霸國之援曾无一毫自立之志使
齊莊而有振然之圖則曾之禍未有紀極也

二十一年 魯哀王十一年 **晉平公** 五年 **齊莊公** 光元 **鄭簡公** 十三年 **魯武公** 二十四

速會 景二十四 **人盟于向** 向舒亮反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

曹伯 武 **莒子** 犁比 **邾子** 悼 **滕子** 成 **薛伯** 祀伯 **小邾子**

盟于澶淵 澶市然反 **齊侯** 莊 **宋公** 平 **衛侯** 瑒 **鄭伯** 簡

而弗去則時制以韓鄰國之堅甲利兵不長於強
齊今乃君弱臣情安於不競內則疲民於亟城之勞外
則勞惠於霸國之援曾无一毫自立之志使
齊莊而有振然之圖則曾之禍未有紀極也

二十一年 魯哀王十一年 **晉平公** 五年 **齊莊公** 光元 **鄭簡公** 十三年 **魯武公** 二十四

速會 景二十四 **人盟于向** 向舒亮反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

曹伯 武 **莒子** 犁比 **邾子** 悼 **滕子** 成 **薛伯** 祀伯 **小邾子**

盟于澶淵 澶市然反 **齊侯** 莊 **宋公** 平 **衛侯** 瑒 **鄭伯** 簡

田張氏曰唐置澶州今開德府臨河縣齊之無道諸侯
不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齊侯曰齊之無道諸侯
圍之不誣也哉

而賴崔杼以有國崔杼以殺公子牙立莊公而專其國
高厚夙沙衛之餘黨豈无其人耶之執墜固不敢構怨
於諸侯夫是以受盟之速也亦猶崔杼執莊公既勝先君之邪心而
盟於重丘也特以牙實庶孽莊公既勝先君之邪心而
得嗣出則其拚父之惡故春秋於澶淵之盟无譏焉耳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傳 **齊侯** 莊 **宋公** 平 **衛侯** 瑒 **鄭伯** 簡

之事弗能報也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
也且澶淵在 ○ **蔡景** **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 **出奔**

楚 殺之 **公子履** 其母弟也 **故出奔楚**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晉於踐土之盟
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楚宣十楚

人使蔡無常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謀臣之合於
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

不去起呂其官周氏曰燮蓋嘗為鄭所獲者欲舍夷

之順也楚政无常求寬其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

欲懼燮之起晉爭也而殺之非所謂可殺者也而以

國殺者蔡侯公子獲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

遠于萬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復燮之

同母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

不與其兄同志書所以貶

陳侯哀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後同

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公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

無天也叔梁紇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

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黃與復何以奔楚自理

也黃以寵任太過推逼其卿慶氏請之而陳侯不能爲

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

慶揚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

正則國何恃而不亡家司黃不奔他國而奔楚於

從夷書奔楚亦所以貶傳見

○叔老如齊左傳齊了初聘于齊

魯及齊則而始平今叔○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左傳報向成之聘也

往來之事雖向成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

始平於齊遂交好於鄰國以尋舊好耳

配靈王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陳哀十七左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魯君襲奕出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

悼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傳曰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其從者於足曾多盜季孫謂滅武仲曰子益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皆何以能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與馬其小者衣裳

來難賤是賞盜也賞而夫之其或難焉庶其非御也

奔者不言出卒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縣也

杜氏曰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

閭亭任氏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

庶其邑今滕州鄒縣

有漆鄉有閭丘亭

庶其邾大夫也

杜氏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

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

即魯而圖昏

杜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

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

以欲敗禮則身必危

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

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

書名不書姓

氏此傳云特書其姓氏蓋傳寫誤下文云漆一邑閭

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

者也

之私邑而食之者也私邑不言及公邑言及此

下矣

杜氏曰以邑出為叛何氏曰聖地言奔則言坐

同矣

杜氏曰以邑出為叛何氏曰聖地言奔則言坐

也

杜氏曰以邑出為叛何氏曰聖地言奔則言坐

也

杜氏曰以邑出為叛何氏曰聖地言奔則言坐

也

杜氏曰以邑出為叛何氏曰聖地言奔則言坐

也

杜氏曰以邑出為叛何氏曰聖地言奔則言坐

也

杜氏曰以邑出為叛何氏曰聖地言奔則言坐

也

杜氏曰以邑出為叛何氏曰聖地言奔則言坐

也

杜氏曰以邑出為叛何氏曰聖地言奔則言坐

也

杜氏曰以邑出為叛何氏曰聖地言奔則言坐

也

杜氏曰以邑出為叛何氏曰聖地言奔則言坐

也

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世誦降牛僧

受詔以城歸吐蕃同馬公曰荀吳圍鼓姑人以城叛

而况鄰國乎書來奔而曾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

見矣惡一也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以言理

矣公在晉而叛臣之受曾之无政甚矣與於公

命必謹而書之蜀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之陪臣

天子守之也諸侯之國地有侵軼者必志而罪之臣有奔

叛者必錄而敗之求嘉言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

三今年無其昭五年晉年夷三十一一年邾黑肱是也

人臣之奔必適仇國晉來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

也必晉而無其之奔也必曾豈非南鄙之怨哉曾之

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人甚

矣恩故言太子僕弑其君以其金玉來奔納諸宣公

則季孫行父使同寇出諸竟邾庶其以土地來奔衞

公朝晉未返而季孫宿以君姬氏妻之且有賜焉於

此見行父之忠於公室而遠於利權之貪利而亡君也

夏公至自晉 ○ 秋晉 欒盈出奔楚 於范宣子生懷子嬰

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

能相子卒欒祁與其老州實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邪

懼其討也怨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

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

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

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惟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

微懷子好范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

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

氏曰不以范為逐之為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无可逐

之量則內不得逐矣內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

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

下之治在國之治在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

可得治也詩之首周召書之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

述堯舜者也其所以謹於人道之始也閨門之內易曰

家悔亡家之不閑海不亦宜乎周民曰盈不能防閑其

母遂為范所逐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丁

楚焉以楚強大今日可恃以吐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

思士鞅之言曰欒盈汰虐已甚而盈又自言盈不能

保任其父之勞則欒氏之稔惡有自来矣 ○ 九月庚戌

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年 食

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百
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
食才三十六也亦有類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而
之內傳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曆无此法或傳寫之
誤然漢之時亦有類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
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
步之術皆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步之術皆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少无頓食之理此年及二十四年頻食古今皆然
警人君之食雖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為謹異而書之以
自意也
○曹伯武來朝
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
此喪葬入見于天子之時也不朝于
京師而朝于宗國曾是以為禮乎
○公會晉侯平齊
侯莊宋公平衛侯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子
于商任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
納栾氏將安用之弗听襄陵許之曰栾氏之出非其罪
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數怒勤
動諸侯以淫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无所容於世故盈
發憤卒與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是

時中國无事晉无所發政以亟會諸侯
則知徒以栾氏信不也傳見會沙隨

靈王二十有二年晉平公七年齊莊公二十六年
四傳哀十八年齊景公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者
不朝正于朝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

齊侯莊宋公平衛侯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子
悼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于沙隨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固樂氏也會于沙隨復扶又錮

樂氏也
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
君不掃其社稷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不繫繫

力追
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

反

其所往子本孟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藥氏世勲

而逐盈愚按自來實以靖侯之孫傳桓叔至貞子枝

得納焉則亦過也朱子曰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

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

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見成其賢於商任沙

隨之謀遠矣周氏曰晉以一乘盈之故明年之間再

不足必令諸侯矣齊人終保盈是令不行也愚按乘

盈屈巫皆得罪於權臣然屈巫將聘於齊而錮妻以

逃其發君命亦可誅矣乘盈持以父之休後而多怨

之幾致亂國楚莊雖不所子反錮巫臣之請而嗣君

卒賦其族亦致通吳之禍人君之不明而眩於灌臣其遠豈淺哉

至自會諸侯為會以錮亦氏齊侯與會而保盈將

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

必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奔疾為王御王每見之

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君乎對曰父戮子君君

焉用之賤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

唯二子南之臣謂奔疾請徙子尹於朝曰君臣有禮

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奔父事歸吾

弗忍也遂縊而死蘇氏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不可以行乎天下故以累上之詞言之周氏曰追舒寵

近小人故及於難然以楚國之力除一寵嬖之大夫頃

豈難哉而王始則與人之力除其父終則殺之轅其

既立則責譙足以致奸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

以當奸臣之罪其怨毒所鍾遂發於靈王之出楚之

亡者幸而已以夷狄之國而威柄一失其綱至於此

則中國之君可不監于茲

二十有三年

晉平八年

齊莊四

簡十六

五哀十九

魏孝十七

卒

景四十二

鄭簡十六

曹武

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旬卒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杞伯也

為鄰國

杞伯

杞伯

卒

卷之五

七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如楚公子黃
使慶寅往殺之慶寅以陳侯圍陳陳人城
叛慶寅而殺人從人相而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與人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
二十一年公畏
公子黃之偏反而愬諸楚曰與蔡司焉
公子同謀

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
蔑其身而不能遠其親而不能保
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

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
國以殺猶是殺大夫焉叛必不能殺者也公子黃

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
意家氏曰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
于楚者亦一慶也楚人討而殺之納苗下二慶

入八重於復歸復歸重於為于為其既絕而復入也

歸然則復入者惡甚之辭

詳見成曲沃者所食之地

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

揚之水叔聊扶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腹饒

強盛必叛之邑也今曲沃大夫不曲沃命而擅納盟

以曲沃乃盟舊所食之私邑故盟帥曲沃之甲以入

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焉故書入于曲沃見盟當是時

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盟而不知有晉君也

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

避莫知有君臣之分

者故聞語樂孺子者則

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

衆者皆具厚施於民

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

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

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

明也哉

于曲沃不言自齊向也齊之納欒也非自齊入

于彭城而己欒盈則先入于晉後入于曲沃故上言

復入下言入也

必致亂如東漢之黨錮蓋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

苟不能誅而徒疾之使之无所容其身事窮勢迫則

惡逐之去國則亦已矣何至動天下之諸侯一再會

聚而禁錮之哉擬而走險急何能擗

秋齊侯

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晉

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焉必

及君崔杼諫弗听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

曰吾言於君君弗听也子退告其主人曰崔子將死乎

君甚而又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主人曰崔子將死乎

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長武

於焚庭戌郟... 陽之師以追... 隨之盟因晉... 十之八年諸... 衛之既伐同... 莊書齊侯本... 自表婁以來... 貳矣晉之衰... 况遂伐晉乎... 之也而伐衛... 也春秋之書... 救晉次于雍... 次非救也... 救其患難... 救邢救晉... 魯君之命也...

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用... 公羊傳... 先言救... 後言榆... 公羊傳... 先言救... 後言榆...

八月叔孫豹帥師

公羊傳... 先言救... 後言榆...

後先言次而... 雍榆不及... 之形也救... 盟于宋而... 而書之也... 之師救宋... 輸在平衛... 氏之亂齊... 次于雍榆... 後敢還則... 功師但曰... 齊師而不... 速卒... 於申豐... 立之季氏... 新樽繁之... 去之齒季... 孫愛之孟...

速卒

於申豐... 立之季氏... 新樽繁之... 去之齒季... 孫愛之孟...

已卯仲孫

公羊傳... 先言救... 後言榆...

獨從之孟莊子疾豐黜謂公鉏苟立錫請雖成以公鉏
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謂也若立錫則季孫信有力於
而曰秩弗應孟孫卒公鉏曰錫在公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
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公室之命也遂立錫秩奔邾
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黜廢
秩立錫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
其權而三桓微矣作備
○夏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季孫之惡我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
孟孫之惡我若死其若之何美亦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
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无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
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
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
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
以其姪穆姜之嫡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
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
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果紇之罪不及不祀子
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

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
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
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季孫盟臧
氏曰母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杜氏曰阿附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家氏曰季宿之納邾盜也臧紇所與言者為何如今乃
以媚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季宿自亂已之嫡庶
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自罪宿之恣
睢不度亦甚矣
○晉平人殺欒盈
謂武仲請後未嘗以請則將執邑以叛是君也或者
先祀無廢敢不避邑使不許立後
○晉平人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魋出奔宋書
曰晉人殺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魋出奔宋書
大夫非其大夫也欒盈大夫何氏曰稱人從討賊辭大其除亂
也而入非復晉大夫何氏曰稱人從討賊辭大其除亂
殺如晉人殺欒盈欒人殺良霄是也陳氏曰討亂不書
爾曷為謂之非常晉為盟主而再合諸侯于平土于沙

隨以錮栾氏則是非常也。盈之入也。晉人六。惟奉君以走固宮而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矢。及君屋蓋。僅焉克之。而巳書殺栾盈。猶州吁無知。是非常之辭也。鄭良霄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書殺良霄。亦非常之辭也。甚矣文公而下。諸侯無政。大夫強也。○齊侯莊。襲莒。莒門干。且于傷肢。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下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无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自未中而乘之。向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杜氏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罪之。九者也。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言言彼罪。執詞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為。爾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為盜賊之事也。愚按。齊莊以千乘之君。帥三軍之眾。輕行襲莒。卒不能勝。一微國身傷。臣獲此。君子之所以貴乎。正也。

壬子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四年 晉平九 齊莊五 衛獻二十八年 齊簡十七 曹武

六 景二十八年 文公益姑元年 宋平二十 春秋孫豹如

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侵齊 晉

至也 曾使叔孫豹救之 次于雍榆 无功於晉 故也 孟孝伯

御未練 而帥師 亦 夏楚子 伐吳 為舟師 以伐吳 不

無復 三年之喪 十四年 伐吳 自是 舍鄭 而爭 又十年 衰

為軍 政无功 而還 十四年 伐吳 自是 舍鄭 而爭 又十年 衰

而一 再伐 吳急 秋七月 甲子 朔 日有食之 既 齊 莊 佳

楚 莊 吳是 後而 中 國 諸 侯 皆 受 盟 於 楚 矣 齊 莊 佳

杼帥師伐莒 楚 莊 吳是 後而 中 國 諸 侯 皆 受 盟 於 楚 矣 齊 莊 佳

有晉師使陳无宇從 遂啓疆 如齊 聘且請期 齊侯聞將 送之 遂伐 莒 取介根 高氏曰 去年 齊侯襲莒 已與 齊 平 人 之 天 信 也 國 師 送 使 者 如 楚 而 遂 伐 莒 是 見 利 則 乘 齊 雖 當 言 平 而 復 伐 之 耳 然 已 乎 大水 齊 莊 佳

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公會晉侯 卒主中國伐吳討夢封

率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夢封

城陳蔡而縣之 ○公會晉侯 卒主中國伐吳討夢封

子穆于夷儀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

乃受盟于檀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復

于夷儀師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

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詳不能伐

爾下書崔杼伐我西鄙蓋知晉之不能為也 ○晉會

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也蓋進則憚齊之強退又憂楚

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徒返耳平陰之役鄭伯在會楚亦

間之以伐鄭而公子午孤軍入境未足慮鄭今出鄭伯

亦在會而楚子師諸侯之師以攻鄭諸侯是以去齊而

救鄭焉伐而不與救不及事晉霸之衰亦可知矣春秋

所以不書諸 ○冬楚子康 蔡侯 陳侯 哀 許男 靈 伐鄭簡

侯之救鄭也 ○冬楚子康 蔡侯 陳侯 哀 許男 靈 伐鄭簡

鄭國也 ○冬楚子康 蔡侯 陳侯 哀 許男 靈 伐鄭簡

三國也 ○冬楚子康 蔡侯 陳侯 哀 許男 靈 伐鄭簡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九是年春先聘晉冬乃聘王書以著○大饑穀不升謂
大饑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
君食不兼味墓樹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
鬼神儻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何氏曰有死傷曰大饑
曰饑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如漢文帝
賑飢民武帝開郡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如
惠王移民移粟漢高帝令飢民就食蜀漢武
帝令山東飢民就食江淮又徙貧民關西或為粥
溢兩手曰撈以救饑孳如漢獻帝出太倉米巨於御
粥於路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如趙抃守越州餓
類緩刑舍音捨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並見周禮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音舍禁若公无禁利弛力息繇
役也薄征輕租稅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所謂靡

神不率孽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刑弛射侯而不
以除之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
燕音燕祭侯不燕射也置廷道而不修音廷弛射侯而不
年穀不登殺音殺所賣禮物而不備音備君禮不祭肺馬
不食穀祭事不縣大夫雖有旱乾音乾水溢民無菜色
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音至雖有旱乾音乾水溢民無菜色
十年之用雖有凶是年秋有陰沴音沴也音矣音矣水不利
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年秋有陰沴音沴也音矣音矣水不利
傷謂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音賑也音矣音矣水不利
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音戒也音矣音矣水不利
有殍无政也音殍也音矣音矣水不利
之積是年水災所及雖廣然未嘗壞宗廟毀宮室墮
城郭則倉廩之所儲固无恙也今无一年之蓄而遽
至大饑則倉廩之所儲固无恙也今无一年之蓄而遽
各一大有年者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昔人事之不
能处变也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亦以書

靈王二十有五年 平十 景在六 景四十 景一十九

景二十九年 康十一 景二十九年 景二十九年 景二十九年

帥師伐我北鄙 晉孟公綽曰 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

必速歸 何患焉 其來也不寇 使民不戢 異於他日 齊師

將我其躬之不恤 而務貪 伐國之功 故 ○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崔杼弑其君光

見棠姜而美之 遂娶之 莊公通焉 驟如崔氏 以崔子之

冠賜人 崔子因是 又以其間 伐晉也 曰 晉必將報欲

公以說于晉 而不獲 間公 報侍人 賈辛而 又近之 乃為

崔子 間公 言子 朝于 齊 饗諸 比 郭 崔 子 稱 疾 不 視 事 公

問 崔 子 遂 從 姜 氏 姜 入 于 室 與 崔 子 自 側 戶 出 公 拊 搥

而 歌 侍 人 賈 辛 止 衆 從 者 而 入 閉 門 甲 與 公 登 臺 而 請

井 許 請 盟 弗 許 請 自 刃 於 朝 弗 許 皆 曰 君 之 臣 行 疾 病

不 能 所 命 近 於 公 官 陪 臣 干 擲 有 淫 者 不 知 一 命 公 踰

墻 射 之 中 股 反 隊 遂 祝 之 賈 辛 州 綽 師 公 孫 敖 封

具 棺 義 伊 僕 埋 皆 死 祝 作 父 死 於 崔 氏 申 崩 侍 漁 者

與其宰皆死 崔氏殺駸茂于平陰 晏子立于崔氏之門

外門啓而入 枕尸股而哭之 與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

殺之 崔子曰 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 盧蒲癸奔晉 王何奔

宮 崔 杼 立 景 公 而 相 之 慶 封 爲 左 相 盟 國 人 于 大 宮 曰

所 不 與 崔 慶 者 晏 子 仰 天 歎 曰 嬰 所 不 唯 忠 於 君 利 社

稷 者 是 與 有 如 上 帝 乃 執 大 史 書 曰 崔 杼 弑 其 君 崔 子

殺 之 其 弟 嗣 書 而 死 者 二 人 其 弟 又 書 乃 書 之 南 史 氏

聞 大 史 盡 死 執 簡 以 往 聞 既 書 矣 乃 還 崔 氏 側 莊 公 于

北 郭 葬 諸 士 孫 之 里 四 妾 不 隕 下 車 七 乘 不 以 兵 甲

齊莊公見弑 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

節稱何也 所謂死節者 以義事君 責難陳善 有所從

違而不苟者是也 雖在屬軍後乘 必不肯同入

崔氏之宮矣 若此十人者 獨以勇力聞

莊公指殖綽郭最曰 是寡人之雄也 州綽曰 臣不敏

平陰之役 先二子鳴公 爲勇爵殖綽郭最 欲與焉 州

綽曰 東閭之役 臣左駢 迫還於門 皆逢君之惡 從於

昏亂而莊公變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于偽反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音壬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市此足以為世鑒矣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則向以亦不書殺以是為供賦也齊詩君之離而城崔氏以盜名矣是故鄭人斷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氏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終不書葬則猶不葬也

公會晉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莒子

邾子 滕子 薛伯 杞伯 文 小邾子 于夷儀

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欲使隄鉏請成慶封如師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隄鉏仕居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杜氏曰宗器祭器之屬官自六正三軍之五吏二十帥師旅將及處守音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並左夫晉本為于偽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扶又旆國傳昭于三建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齊衆置

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師之貽修矣今
 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
 之如下文所貶云莊公昔澶淵之盟加兵晉
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
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
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
齊以伐齊以莊公既弑為解因納賂以求成焉故不
書伐夫以義會諸侯而以奸
終之有以知晉平之不競矣

六月壬子鄭

簡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哀。舍如字。左傳

鄭當陳陳者井理木刊鄭人怨之鄭子展子產帥車七
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夫偃師奔墓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
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累以待於
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教俘
而出祝殺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曰去狄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
于夷儀鄭庶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觀

同盟于重丘

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

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

地張氏曰曹州東昌路德州

故城愚按今屬東昌路德州

稱同盟齊亦與明重丘齊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

丘特書曰同

盟之書自幽以來向獨此盟罪之深

按一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所命也重丘
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
齊於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即其所以同也
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按此盟書同與由牢同盟義同乃何休所謂同心為
惡惡必成者也揚士勛謂穀梁於雞澤平丘發傳言
同列楚則重丘亦使陳无字如楚乞師於是楚丁伐
儀而將伐齊也齊使陳无字如楚乞師於是楚丁伐
鄭以救齊則楚是年服
齊亦所以外楚也款

公至自會

此書至會著其黨

衛侯

獻入心 反儀

使魏舒死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在于夷儀使與審喜言審喜許之公羊
陳儀衛之邑也杜氏曰夷儀衛邑晉敗衛衛所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鄭伯突入于櫟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鄉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音符有母弟鱄音專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審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于夷儀也之衛侯衛也嫌兩君各實相亂乎曰衛雖无道

非臣所當逐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衛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衛當立者陳氏曰衛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其入也將焉名之剽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弑其弑也又將焉名之削與存焉曰公羊云曷為不言入于衛護君以弑也非也衛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衛君也春秋豈以所為護君乎哉

楚康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舒鳩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

浦使沈尹壽與師初率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无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无罪也乃還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遂圍舒鳩舒鳩潰曰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也春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著其人滅國之罪陳氏曰楚書大夫滅國楚強也自是滅國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大夫滅國楚強也自是滅國大夫者吳也愚按舒鳩偃姓○冬鄭簡公孫夏帥師伐陳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

氏曰陳叛華即夷幾年于茲晉人置而不
久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私書之無敗
之也○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謂於葛反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
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
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公謂傳
入巢之門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諸侯不生
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古者大
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闞伐楚至巢
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劓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
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愚
按諸樊在位十三年弟餘祭立

巢南國也巢城即今無為州巢縣文十二年楚

至巢入其門巢人射食亦諸城上矢中涉仲吳子而

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諸樊始通於上國

爭強於楚而喪身於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

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

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者脩守備請

甲靈王二十有六年晉平十一齊景公梓曰元年衛

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妙反衛獻公使子鮮

信臣懼不免敬奴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子鮮
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
不獲命於敬奴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
則虜人甯喜告儀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問
其入遂行從近闕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也
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在何也若不已死無
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
於我何為悼子曰雖在右宰穀不可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
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
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
氏克之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
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

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
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
鬼神吾有緩而已悼子許諾

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悅焉

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則喜之罪應

末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

况置君乎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今甯子視君不

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率棋不定不免矣於術苦且則
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於術苦且則
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
則父子宜君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
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
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弑焉出衛君而立剽者
甯殖也則曷為於喜加弑焉見喜之受命於殖而殺
剽也然則曷為甯殖者宜柰何宜乎效死勿聽爾夫據
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難乎效死勿聽爾夫據
計使篡弑因已而名書是位未嘗絕也曷為喜弑
於術之出臣以名書是位未嘗絕也曷為喜弑
剽夫為人臣風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也曷為喜弑
既從林父之逐術共立剽而臣事之分如天冠地履不
可易者也殖之命其子乎謂恃矣喜也輕徇父命而
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
之際而不敢忽也

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去躬者而朝

廷加肅前傳昌邑王既即位淫戲无度羣臣數

孫病已即皇朝太后召王所詔扶王下殿迎衛太子

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之况私意邪范粲桓彝

之徒殺身不顧師廢帝為邵陵公太宰中郎范粲素

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凡三

十年六年終于所寢之車桓彝傳咸和二年彝為宣

城內史蘇峻反彝慷慨涕泣進屯涇縣其長史裨惠

勸彝偽與通和以紓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

焉能忍垢與逆臣通問峻執彝殺之君子所以深取

之者知春秋之旨矣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

事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无使我負殺士名

於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為之深思光不

能及此也南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營陽王未幾殺

之遂陷於弒君之罪穀梁云此不正其日

何也殖也奉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

滅之亦為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晉書曰入于戚以叛孫林父以戚如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衎傳衎侯入于戚以叛孫林父以戚如

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使讓大板文子對曰臣知

罪矣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公羊傳刺之立於是未

立者以惡衛侯也穀梁傳曰歸見知弒也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

據土背音君之罪也趙氏曰凡拗臣之祿君實有焉

專祿以周旋戮也本傳曰凡拗臣之祿君實有焉

之奔齊也林父實逐之今審喜弒則將納獻公故林

父懼而奔于戚以叛甚於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

於巳則奔而巳未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

始是時林父以戚入于晉晉人戍之不書以戚入于

晉者正名其惡陳氏曰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樂盈入

于曲沃不言叛必若孫林父而後書必不能

討者也故二十九年季札過衛將宿於
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
此凡叛賊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衛侯出奔齊入于
故高弱高豎以盡叛之類皆不書衛侯出奔齊入于
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智者常存乎疾反丑刃疾衛侯淹恤
在外十有一年也恤憂也困於心衡橫於慮久矣
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
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反又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
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其文於
為善之意也春秋名術與衛侯鄭殺叔武公
則方之成公術為其矣春秋名術與衛侯鄭殺叔武公
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術復歸于衛以見術待殺而
歸也十四年術出奔前年入夷儀今喜殺剽四日而
復歸此待殺而歸可知也思書歸易辭也喜殺剽

則其歸无難矣書復歸其位未絕也書名著者
其不足有因也抑揚子奪春秋之精義也
夏晉侯 平 **使荀吳來聘** 晉人孫氏故召諸侯將
也家氏曰村父也威以叛晉人以兵成之黨叛臣也衛
人伐威殺晉成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討
於衛侯使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公會晉 平 **鄭**
簡 **良霄宋** 平 **人曹** 武 **人于澶淵** 澶市延反 **公會** 公會晉
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
氏未盡趙武稱人為助孫氏敗也鄭良霄不貶者子產
新得政而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即知鄭獨不釋君而臣
是助矣家氏曰晉平之為此會率天下之為人臣使之
盡叛其君也霸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晉自悼公將大
夫以仇其君而下陵上替之禍幾遍於中原晉亦坐受
其弊今林父而邑叛君而止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平
固甚愚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
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
君不悟良可謂也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會者僅四國
之大夫性魯公為季氏所駭而出春秋書

書氏各甲晉之用事者貶之也愚按晉平
五合大夫于宋城祀于號兩澶淵是也夫既白繼其推
委之臣下而且主張失宜冠屨倒置此年會澶淵黨叛
臣而討君且以魯公侂之諸大夫于宋合夷夏之成而
使晉楚之從交相見遂以拒文霸統屬之荆蠻城祀則
不恤宗周而私母家貽諸大夫之誦澶淵謀宋突而不
計蔡般弑君父之賊于號仍讀舊書而復先楚是皆悖
上分義以服人心晉霸自是衰矣炎氏曰左傳云趙
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若然
良霄何以不尊公乎又秋宋公殺其世子痤何反
殺侯會之不與經合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曰棄平公嬖生
佐惡而姦大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
伊矣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矣請從之至則以用牲加書徵之
而聘告公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曰為我
又向求對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
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
而使請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
過則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
徐聞其無罪也乃為大子公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本穀宋寺如字又人
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請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
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諧言之得行也必有
嬖妾配嫡以惑其心謂又有小人欲結內援于者
以為之助謂向然後愛惡反一移父子夫婦之間
不能相保者眾矣尸也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
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高氏曰晉
姬之謚而殺申生宋平公听伊戾之諧而殺子痤漢
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尔晉宋不足道也自
古逸人之為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况臣下
乎家氏曰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謠
而殺太子宋平公尋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芮
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為之衰更立棄之子為太
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曰云云殺梁所謂
曰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者稱痤美而恨

者巧於自結，近者踈於內交，佐日以難，所以傾勇。至其死，故君則近，君之也。揚素則左，師也。獨孤后，惡其子。其事似之，勇則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揚素從而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由明不。足以及察奸內外相。

晉 平人執衛甯喜 **左傳** 澶淵之會，晉人執甯喜，比官遺。

公羊傳 此執有罪，何以為衛侯？故如晉，晉侯乃許歸衛。也。曰：爾曷為納君而討孫氏之辭？書之，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討孫氏之辭？書之，甯喜如晉，晉人執之。

家語 曰：甯喜可執，坐於其弒君也。其伐戚而殺晉成也。家語曰：甯喜可執，坐於其弒君也。可執之則悖也，是時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晉无一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 許靈公卒，八月卒于楚。

楚 靈公在位四十五年。○冬，楚子康、蔡侯、陳侯、哀伐鄭。

左傳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南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長說：不禦，寇十二。月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柴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泥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左傳** 蕭魚而後楚二。伐鄭，十八年，公于午，不得志於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霸業愈矣。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矣。鄭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為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於楚，國弱不。○ **葬許靈公。** 能以兵會也。

春秋卷之二十一

100

